



父母的『爱情』

□何龙飞

父母的“爱情”不浪漫，质朴、本分，还有些磕磕碰碰。

父亲还小的时候，爷爷、奶奶就离开了人世。由于弟兄间关系不是很融洽，父亲只得独自一人艰难度日。终于，父亲熬出了头，吃的有了，穿的有了，还能打打篮球，参加大集体劳动挣工分，到桥工处、炸礁队上班，乃至参与襄渝铁路建设。父亲凭着年轻和韧劲、闯劲，尽力施展“才华”，赢得了不少口碑。

那时，经过媒妁之言，母亲走进了父亲的生活，没过多久，他们便喜结良缘。从此，父亲感到了生活的美好、爱情的甜蜜。尤其是我和弟弟次第降生后，父亲兴奋至极，感到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

那些年，母亲喂孩子、做家务，背着我们下地挣工分，过着夫唱妇随般充实、累并快乐着的生活。

时间一长，父亲觉得母亲虽不善言辞，貌不出众，但勤劳、善良，勤俭、持家，是好妻子、好母亲。母亲以为，父亲高大、英俊，浑身上下透出不俗的气质，尽管嘴巴子“不饶人”，但心地善良、勤快、办法多、脑瓜子灵光，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好丈夫”、儿子们的“好爸爸”。

这就是父母的“爱情”，可二老并没有把爱呀、情呀之类的话语挂在嘴上，而是化作实际行动，用心诠释“爱情”的真谛。

世间再好的爱情也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保障，否则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父母谙得此理，分工负责，协调配合，确保一家人温饱问题的解决。父亲学会了木工手艺，经常外出做木工活，为了多挣工钱，常常忙到深夜才回家。每当拿到“血汗钱”后，父亲悬着的心才得以踏实起来。生产队里有人修建砖房，需要挑黄砂，抬预制板，父亲获悉情况后，二话没说，就去干起了苦力活。

瞧见罗姓驾驶员开手扶拖拉机找钱快，父亲“眼红”了，与母亲商议后，花钱买来一辆二手的丰27拖拉机跑运输，期待着发财梦的实现。可是，二手车维修费用高，除去成本，利润少得可怜，甚至入不敷出。这，丝毫动摇不了父亲挣钱养家的信心和决心。不过，为了少亏些，父亲不得不卖掉了那辆拖拉机，做起了木制品生意，毕竟木工才是他的专长。为此，父亲跋涉几十公里山路去乡场卖木制品是常事，卖得出去算是幸运，卖不掉则“倒霉”；饿着肚子赶路、做生意也是常事，无奈囊中羞涩，不得不忍、挺、熬。有时，饿、累昏倒在路上，幸好他人相助才脱离险情，父亲为此尝尽了苦头。

庆幸的是，无论生活再清苦、日子再紧巴、经济再拮据，父亲都很乐观，他坚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有一双勤劳的手，就一定能创造出幸福美满的生活。

父亲如是看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母亲。她没有“善于外交”的优势，那就只得“持家”了。于是，带孩子，养猪、牛、鸡、鸭、鹅、猫、狗，种茶、庄稼、蔬菜等，成为了母亲的“分内事”。为此，她起早贪黑地干，为父亲安心在外做木工活解除后顾之忧，为我们读书、生活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特别是鸡鸭鹅下蛋后，母亲总会拿到乡场上去卖，以此解决家里的开销问题；新茶出来后，母亲忙得够呛，摸黑采、卖茶是常事，对她来说，多挣钱才是真，再苦再累也值啊！

对于我们读书的问题，母亲与父亲想法一致：不把么儿们培养出来，决不罢休。哪怕是吃霉点、穿霉点，也在所不惜！

对于种粮食，父母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照例勤耕苦作，披星戴月，汗流浹背，辛劳至极。直到丰收成定局，父母把粮食卖到粮站或酒厂，换来一叠叠“血汗钱”，他们才会长长地叹口气，欣慰之情溢于言表。除种粮食外，父母还做起牛生意、下苦力，千方百计筹、借、贷，保证我们读书的经费之需。

在几十年如一日的劳作中，父母互相体谅、互相支持、互相理解，浓烈了他们朴素的“爱情”，而且相互间越来越离不开对方，可谓少时夫妻老来伴。

前段时间，父亲因病住院。母亲晕车，不能前去照料，只好由我和弟弟照顾。母亲不放心，天天打电话问情况。十天，弟弟把父亲送回了老家，母亲的心里才释然开来。

当然，父母间难免吵吵闹闹。记忆里，两人都是火脾气，偶尔为了小事而发生争执，乃至大吵大闹。但夫妻吵架不过夜，父母拿捏得当，气一消，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重归于好。其实，他们通过吵闹来达到沟通、理解、增进“爱情”的目的，实乃明智之举，不能不令我们刮目相看、佩服有加。

陪老母亲过元旦

□王斌

我们三弟兄，三大家人，大家都对过元旦充满了期盼和热情，每年都想过一个热闹、喜庆的元旦节，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80多岁的老母亲喜欢热闹，喜欢过元旦节。

去年的元旦节，三大家人一共十多口是在城郊的土砂锅农家乐过的。在土砂锅吃完饭后，因为天气晴朗，80多岁的老母亲兴致也很高，三家人先是到多营藏茶村品藏茶、吃烧烤、看藏茶史图片展，下午又到了上里古镇。古镇虽不是第一次来，但小孩子们在古镇上坐轿子，买各种各样的小吃，大人们逛古街、看古桥，老母亲则一个人在古镇的各条老街转来转去，和店铺里的小贩讨价还价，在古街店铺里买她最喜欢的竹筷、苕帚、竹篾箕这些东西。

我们在古镇一直耍到快吃晚饭时才返回城里。去年的元旦节，一整天的欢声笑语，一整天的开心快乐，那个元旦节大家都过得特别高兴。

今年受疫情新形势影响，和去年一样到上里古镇过元旦节是不大可能了，但还是要让老母亲过一个开开心心的元旦节。老家草坝镇这两年的文教新城建设搞得风风火火，尤其是最近小镇又在地震后进行小河防洪堤绿化美化建设。80多岁的老母亲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老家小镇了。这段时间，她老在我们耳旁唠叨：“好久都没有回过老家了，也不知道老家巷巷头那些老房子又垮了几间，还有那些巷巷头的老邻居些，再不走走动，恐怕

二天都看不到了。”听话知音，我们都知道，这是老母亲又在想念老家小镇、想念小镇上的老街坊老邻居了。三弟兄一合计，今年元旦节，就陪老母亲回小镇去转转。

元旦这天回老家草坝镇是一早就出发的。我们赶8路公交车，20多分钟的时间，一行人就回到了小镇。果然，一踏上老家熟悉的地头，80多岁的老母亲一改多日以来在城里疫情笼罩下那种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马上变得容光焕发，就像是换了一个人。“罗福清，生意好哇，等会儿我来买十几个咸锅盔带回去吃。”路过商业街的锅盔摊子，老母亲马上和老板高声打招呼。走到移民广场，迎面走来一个背着背篋的熟人，老母亲又高声打招呼：“秀华，这么早就要到地头去啊，你爸你妈还好吧，都好久没有看到过他们了。”“好好好，钱嬢嬢，你看你的身体才好哦，越来越年轻了，就跟60多岁的人似的。”我们发觉，从回到小镇开始，老母亲就一直笑声不断。看来，今年元旦节陪老母亲回老家小镇真是走对了。

元旦当天，在小镇找老朋友赵嬢摆龙门阵，是老母亲最高兴的事。赵嬢是老母亲在生产队时就一起耍的好朋友。每次回小镇，老母亲都要到赵嬢那里去坐坐。临走，赵嬢还要送她一些自家地里种的白萝卜或是老腊肉一类的东西。

元旦节，老母亲总是要得开开心心，我们也跟着开开心心……

一张发黄的准考证

□魏太红

一次不经意的翻箱倒柜，我找到了一张39年前的准考证。

准考证虽已发黄，但上面的文字如同旧报纸一样清晰可见。那是我参加高考的“通行证”——四川省1984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准考证，我的编号是手工印盖的一组紫色数字“179704”。报考科类、姓名、考试地点是手写字，其余是排版印刷体，考试日期是7月7日、8日、9日，县招办红色公章印痕醒目工整，一张一寸黑白照片贴在印章处。照片上的我，衣领紧扣，头发茂密，端庄斯文，一脸青涩。

准考证中间有折叠印痕，我姓名的第一个字有浸蚀痕迹，留下水彩画般的模糊晕圈。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洒落在上面的一滴灭蚊花露水，仅此一滴，成为当年我备战高考唯一的见证。

1984年参加高考的场景从记忆的缝隙徐徐溢出的时候，我仍然感觉心有余悸，仿佛空气中隐约还有当年惊心动魄的紧张气氛。

1983年高二上学期开始，我们理科班每天做各种各样的模拟高考试题，课堂正前方墙上悬挂着“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大幅横幅。正值秋天，田野里打谷机传出“哒哒哒”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声音穿过田野，回响在寂静的课堂上，我知道农人收割的季节又开启了，我多么希望自己的人生也有一次闪光的丰收。每天蛰伏在备考大军里，我像一只上满发条等待表演的玩具青蛙，四周全是观众的眼睛。我一次次出场跳跃、一次次上满发条，每一次跳跃都好像无限接近观众的期许。

岁月的航船很快临近高考。学校召开高考动员大会，那天，校领导的讲话慷慨激

昂，振振有词，我静默站在台下，想起即将到来的高考，心里七上八下。面对庄重严肃的阵势，我有些莫名的忐忑。大学校门犹如宝塔尖端，我仿佛看到自己站到了宝塔底层，我翘首仰望宝塔尖端，那是我生命的春天。我犹如一位长跑运动员，已经听到观众的喝彩声，横在我人生道路上的一道栏杆，我必须以百倍的勇气去跨越，拼尽全身力气去冲刺，仅一刻功夫，内心的不安被我强压下去。我感觉自己年轻的血管里激荡着一腔热血，仿佛一位莽撞少年，跃跃欲试，我已经做好了精神意念上的应考准备，随时迎接挑战，随时接受祖国挑选。

预考成绩出来，我有些惊喜，信心更足了。很快，准考证发下来。我把它平放在家中我学习大桌上的显赫位置，每天以敬畏的目光注视几次，每一次注视仿佛都是一次加持，我把它当成护佑神灵，虔诚供奉。

1984年7月7日高考开始，上午考语文，有些难度，预料之中，考得不理想，但不是一塌糊涂那种。下午考数学，数学特难，从未遇到的难题。后来得知，1984年的数学是高考史上最难的一次。走出考场，我整个人都懵了，准确地说是“蔫”了。接下来两天，考英语、物理、化学、生物、政治。我如梦初醒，绝不可前功尽弃，我给自己鼓劲，替自己寻找力量的矿，我必须拼尽力气给自己一个交代。

高考尘埃落定，我享受了市、县、校三级“三好学生”加分政策，当年被省内一所高等农业院校幸运录取。

这张发黄的准考证一直夹在书柜的笔记本中，早已忘记。如今再次见到，犹如遇见久别重逢的老友。我承认有几秒钟时间，我泪眼婆娑，感慨万千。